

北大人的智慧

内容提要：

本书共分为四辑，分别为：小品文字、读的艺术、生活的艺术、尘世乃唯一的天堂来阐述。

朱光潜的杂感

北大名家

目 录

第一辑 摇小品文字

清新的小品文字	郁达夫	猿
小品文杂感	郁达夫	远
论小品文	朱光潜	愿
随感录(上)	朱光潜	缘
随感录(下)	朱光潜	圆

第二辑 摇读的艺术

双凤凰砖斋小品文(选四)	刘复	圆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

徐志摩先生的耳朵	刘复	猿
艺术家的午睡	郁达夫	猿
说食色与欲	郁达夫	猿
读书的艺术	林和乐	圆
买书	叶公超	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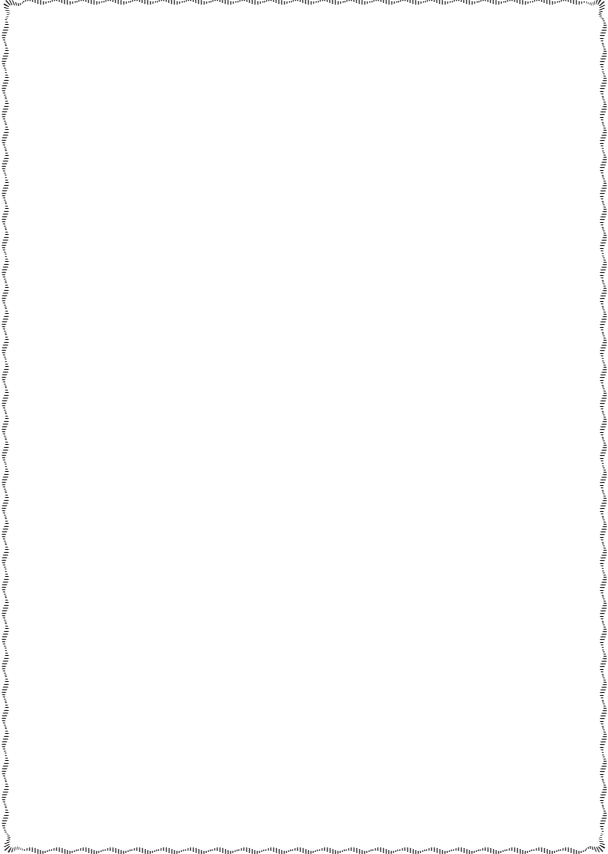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辑 摇生活的艺术

我买牙刷	林语堂	缘
我不穿西装	岂青	圆
我爱鸟而恶狗	宰予	圆
海外钓鱼	林语堂	猿
论树与石	林语堂	愿
论花与花的布署	萨天师	愿
馋	梁实秋	缘
衣裳	梁治华	愿
谈吃饭的功用	叶公超	猿

第四辑摇尘世乃 唯一的天堂

睡病颂	郁达夫	猿
男人	梁实秋	猿
女人	子佳	猿
尘世乃唯一的天堂	林语堂	猿
快乐的问题	林和乐	猿
五味	汪曾祺	猿
扑蝴蝶	叶公超	猿
门	叶公超	猿
猿		

北大人的智慧



第一辑
小品文字

清新的小品文字

郁达夫

周作人先生,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,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,诚为卓见。可惜清朝

北大人的智慧

馆阁诸公，门户之见太深，自清初以迄近代，排斥公安竟陵诗体，不遗余力，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，都随诗而淹没了。

近来翻阅笔记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于卷四第七节中见有这么的一段，先把它抄在下面：

"余家深山之中，每春夏之交，苔藓盈阶，落花满径，门无剥啄，花影参差，禽声上下。午睡初足，旋汲山泉，拾松枝，煮苦敬啜之；随意读《周易》，《国风》，《左氏传》，《离骚》，《太史公书》，及陶杜诗，韩苏文数篇。从容步山径，抚松竹，与麝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，坐弄流泉，漱齿濯足。既归竹窗下，则山妻稚子作笋蕨，供麦饭，欣然一饱；弄笔窗间，随大小作数十字，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。兴到，则吟《小诗》或草《玉露》一两段，再啜苦茗一杯，出步溪边；邂逅园翁溪友，问桑麻，说粳稻，量晴校雨，探节数时，相与剧谈一饷；归而倚仗柴门之下，则夕阳在山，紫绿万状，变幻顷刻，恍可人目，牛背笛声，两两来归，两月印前溪矣。"

看了这一段小品，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，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。大约描写田园野景，和闲适的自然生活，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，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。远如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，近如冒辟疆的《忆语》，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以及史梧冈的《西青散记》之类，都是如此。日本明治末年有一派所谓写生文体，也是近于这一种的体裁，其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，而以俳圣芭蕉的记行文《奥之细道》一篇，为其正宗的典则。现在这些人大半都已经过去了。只有斋藤茂吉柳田国男阿部次郎等，时时还在发表些这种清新微妙的记行记事的文章。

英国的 Essay 气味原也和这些近似得很，但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，虽然是一样的小品文字，内容可终不免有点儿歧异。我总觉得西洋的 Essay 里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 Philosophising 的倾向，不失之太腻，就失之太幽默，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。说到了英国，我尤其不得不提一提那位薄命诗人 Alexander Smith(1830—1867)，他们的一派所谓 Spasmodic School 的诗体，与司密斯的一卷名 Dreamthorp(亦名《村落里写就的文章》)的小品散文，简直和公安竟陵的格调是异曲同工的作品，不过公安竟陵派的人才多了一点，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，而英国的 Spasmodic School 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。

原来小品文字之所以可爱的地方，就在它的细、清、真的三点。细密的描写，若不慎加选择，巨细兼收，则清字就谈不上了。修辞学上所说的 Trivialism 的缺点，就系指此。既细且清，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。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，缘情叙景等诀窍，也就在这些地方。譬如"杨柳岸晓风残月"，完全是叙景，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；"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"，主意在抒情，而情中之景，也萧条得可想。情景兼到，既细且清，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，看起来似乎很容易，但写起来，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的所意想那么的简洁周至。例如《西青散记》卷三里的一节记事：

"弄月仙郎意不自得，独行山梁，采花嚼之，作《蝶恋花词》云……(词略)。童子刈刍，

北大人的智慧

翁然投镰而笑曰，吾家蔷薇开矣，盍往观乎？随之至其家，老妇方据盆浴鸡卵，婴儿裸背伏地观之。庭无杂花，止蔷薇一架。风吹花片堕阶上，鸡雏数枚争啄之，啾啾然。”

只仅仅几十个字，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，但它的细致，生动的地方，却很不容易学得。曾记年幼的时候，学作古文，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：“少用虚字，勿用浮词，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。”我觉得写小品文字，欲写得清新动人，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。

小品文杂感

郁达夫

太白社征文，以对于漫画及小品文的感想为题，漫画我不大懂得，并且看出看得不多，不敢乱说，所以只谈谈小品文。

关于小品文的定义，作法，分析之类，大约市场上这一种书，总已经出得很多了，此地可以不必赘说。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国，小品文还不算流行，所以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，社会政治澄清，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，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，功效还要扩大。

现在中国的小品文，大家都以美国法国的 Essays 为指归，范围觉得太狭一点。就是讨论政治，宣传主义，小品文何尝是不可以用的一种工具？

至于清谈小品文，幽默的小品文，原是以以前的小品文的正宗，若专做这类的小品文，而不去另外开拓新的途径，怕结果又要变成硬化，机械化，此路是不通的。但是小品文存在一天，这一种小品文也决不会消灭。清谈，闲适，与幽默，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？譬如前人的闲适者坐轿子，今人的闲适者坐黄包车之类。

日本漱石及子规的门弟子之中，有一派从俳句出身的文人，专想以小品文的笔调来写小说，成绩也很有可观。像高滨虚子，长冢节他们几个人的作品，我到现在还时时在翻读，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作家出现。不久的将来，我想这一种小说，中国也将逐渐产生出来的无疑。

论小品文(一封公开信)

——给《天地人》编辑徐先生

朱光潜

徐先生：

承你两次赐信，嘱为《天地人》写一点稿子，想来想去，找不到一个合式的题目。我近来因为讲一门关于艺术和诗的理论的功课，研究一些陈腐干燥的问题，动笔一写，就是经院气十足的长篇大论。这种文章理应和一般油印的讲义享受同样的命运，我虽然敢拿它来献丑，恐怕读者也还是以看油印讲义的心情对待它。这种心情你知道也许比我更清楚，用不着说。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三种，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，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，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。第一种包含诗和大部分文学，它自然也有听众，但是作者用意第一是要发泄自己心中所不能发泄的，这就是劳伦斯所说的“为我自己而艺术”。这一类的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。第二种包含书信和对话，这是向知心的朋友说的话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，用不着客气，也用不着装腔作势，象法文中一个成语所说的“在咱们俩中间”(entre nous)。这一类文章的好处是家常而亲切。第三种包含一切公文讲义宣言以至于《治安策》《贾谊论》之类，作者的用意第一是劝服别人，甚至于在别人面前卖弄自己。他原来要向一切人说话，结果是向虚空说话，没有一个听者觉得话是向他自己说的。这一类的文章有时虽然也有它的实用，但是很难使人得到心灵默契的乐趣。这三种文章之中，第一种我爱读而不能写，第三种我因为要编讲义，几乎每天都在写，但是我心里实在是厌恶它，第二种是唯一的使我感觉到写作乐趣的文章。我的最得意的文章是情书，其次就是写给朋友说心里话的家常信。在这些书信里面，我心里怎样想，手里便怎样写，吐肚子直书，不怕第三人听见，不计较收信人说我写得好，或是骂我写得坏，因为我知道他，他知道我，这对于我是最痛快的事。

徐先生，我说了这一番话，只是要向你告罪，我没有替你写篇文章，只写这封信给你来代替。上面的帽子太长了，反正我在写信，一写就写出许多废话，你如果嫌啰嗦，也是

北大人的智慧

你自惹的。我和你似乎还没有见过面，但是你既写信给我，我既写信给你，我就要向你要求通信人所应有的相互的亲密和自由，容许我直说！容许我乱说！信既写给你，就是你的所有品，前面虽注明“公开”字样，你公开与否，那也完全是你的事。

你主编的《天地人》还没有出世，我不知道它的性质如何。你允许我们把它弄得比《人间世》较少年。这叫我想起《人间世》以及和《人间世》一模一样的《宇宙风》。你和这两个刊物的关系似乎都很深。《天地人》虽然比它们“较少年”，是否也还是它们的姐妹？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里面有许多我爱的文章，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，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，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，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。

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所提倡的是小品文，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。别人的印象我不知道，问我自己的良心，说句老实话，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。我在《人间世》里也忝在特约撰述人之例，它和《宇宙风》的执笔者大半是我敬仰的朋友们，如果我对于他们表示不满，徐先生，你知道，我决不是一个恶意的批评者。我们要知道怎样爱护一个朋友，使他在脑子里常留一个好印象；我们也要知道怎样爱护一样爱吃的菜或爱玩的东西，别让我们觉得它腻，因而生反感。我的老妈子看见我欢喜吃菠菜，天天给菠菜我吃，结果使我一见到菠菜就生厌。《人间世》和《宇宙风》已经把小品文的趣味加以普遍化了，让我们歇歇口胃吧。

我从前颇爱看康南海的字，后来看到许多人模仿康南海写的字，皮貌未尝不像，但是总觉得它有些俗滥，因此我现在对于康南海字的情感也淡薄了许多。我对于晚明小品文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它自身本很新鲜，经许多人一模仿，就成为一种滥调了。我始终相信艺术方面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，如果自己没有独到，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，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，固无不可，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做，则似乎大可不必。中国人讲艺术的通病向来是在创造假古董。扬雄生在汉朝，偏要学周朝人说话，韩愈生在唐朝，偏要学汉朝人说话，归有光生在明朝，方苞生在清朝，偏都要学汉唐人说话。“古文”为世诟病，就因为它是假古董，我们生在二十世纪，硬要大吹大擂地捧晚明小品文，不是和归有光、方苞之流讲“古文”的人们同是闹制造假古董的把戏吗？归方派古文家和现在晚明小品文的信徒都极力向“雅”字方面做，他们所做到的只是“雅得俗不可耐”。要雅须是生来就雅，学雅总是不脱俗。嵇康谈忍小便的话不失其为雅，因为它是至性流露的话，一般吟风弄月的话学雅而落俗套，因为它无个性的浮腔滥调。西施有心病捧心而颦，自是一种美风姿；东施无心病而捧心效颦，适足见其丑拙。制造假古董，无论它所标的时代是汉唐或是晚明，都不免使人生捧心效颦之感。

我并不敢菲薄晚明小品文，但是平心而论，我实在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胜过别朝的小品文的地方，我觉得《檀弓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史记》的列传、《世说新语》以及《汉魏丛书》里面许多作品也各别有风趣，我尤其不相信袁中郎的杂记比得上柳子厚，书信比得上苏东坡。我并不反对少数人特别嗜好晚明小品文，这是他们的自由，但是我反对这少数人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，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。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，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。晚明式的小品文聊备一格未尝不可，但是如果以为“文章正轨”在此，恐怕要误尽天下苍生。专拿一个时代的风格做艺术

北大人的智慧

的最高理想,这在中国也是自古有之。李梦阳、何景明之流拼命学唐诗,清末江西派诗人拼命学宋诗,他们的成绩何如呢?

"小品文"向来没有定义,有人说它相当于西方的 essay。这个字的原义是"尝试",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"试笔",凡是一时兴到,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叫做"试笔"。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,有时是抒写情趣,也有时是叙述故事。中文的"小品文"似乎义涵较广。凡是篇幅较短,性质不甚严重,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,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。如果照这样看,中国书属于"集"部的散文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小品文。从汉朝以后,中国文人大部分都在这种小品文上面做工夫。现在一般人特别推尊小品文,也可以说是沿袭中国数千年来的一种旧风尚。这种旧风尚实在暴露中国文学的一个大缺点,就是缺乏伟大艺术所应有的"坚持的努力"。我并非说作品的价值大小完全可以篇幅长短为准。但是拿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相较,相差最远的是大部头的著作,这是无可讳言的。写一部《红楼梦》比写一篇《杜秋娘传》,写一部《西厢记》比写一篇《会真记》,都需要较大的"坚持的努力",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。中国文人没有多创造类似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之类的长篇大作,原因固然很多,我以为其中之一就是太看重小品文。他们的精力大部分在小品文中消磨去了,所以不能作较大的企图。现在我们的新兴文艺刚展开翅膀作高飞远举的准备,我们又回到旧风尚去推尊小品文,在区区看来,窃期期以为不可。

现在一般文人偏向小品文,小品文又偏向"幽默"一条路走。小品文本身不是一件坏事,幽默本身也不是一件坏事。但是我相信幽默要有一个分寸,把这个分寸辨别恰到好处,却是一件极难的事。说高一点,陶潜和杜甫有他们的幽默,说低一点,平津说相声的焦德海和他们的同行也有他们的幽默。现在一般小品文的幽默究竟近于哪一个极端呢?滥调的小品文和低级的幽默合在一起,你想世间有比这更坏的东西么?极上品的幽默和最"高度的严肃"往往携手并行;要想一个伟大的文学产生,我们必须有"高度的严肃",我们的小品文的幽默是否伴有这种"高度的严肃"呢?我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刊物是和英国的 London Mercury 与 Criterion 及法国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 相类似的,但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文学刊物每使我联想到 Punch 和 John O'London 之类的杂志。徐先生,如果你明白我心里的怅惘和忧虑,你也许能原谅我向你叨叨不休地表白一种愚拙的希望吧?

徐先生,你是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者,你知道,在现代中国,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,更深长。这是否是一个好现象,我不敢断定。我所敢断定的你们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。你们的听众,在这文盲遍地的中国,也往往有几十万人之多,你们是青年所敬仰的先进作者,你们的笔杆略一摇动,就有许多人跟着你们想,读你们所爱读的书,做你们所爱做的文章,你们是开导风气者。但是,徐先生,在一个无判别抉择力的群众中开导风气,有它的功劳,也有它的危险。你们高唱小品文,别人就会忘记小品文以外还有较重大的文学事业;你们高唱晚明小品文,别人就会忘记晚明以外的小品文也还值得一读。自然,小品文也是文学中的一格,晚明小品文也是小品文中的一格,都有存在的价值,你们欢喜它,是你们的自由,但是如果把它鼓吹成为风气,这就怕不免有所忧惧的危险了。"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!"徐先生,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!

北大人的智慧

北平仍在罢课期中，闲时气闷得很，我到东安市场书摊上闲逛，看见“八折九扣”的书，中《袁中郎全集》和《秋水轩尺牋》《鸿雪因缘》之类的书籍摆在一块，招邀许多青年男女的好奇视线。你们编辑的刊物和“晚明小品”之类的书籍也就在隔壁，虽然是封面装璜比较来得精致一些。我回头听到未来大难中的神号鬼哭，猛然深深地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。徐先生，你允许我们使《天地人》比较少年，你知道我多么热烈地希望你能实践这个允许啊！

随感录(上)

——小品文略谈之二

朱光潜

依心理学的分析,人类心思的运用大约取两种方式:一是推证的,分析的,循逻辑的方式,由事实归纳成原理,或是由原理演绎成个别结论,如拨茧抽丝,如堆砖架屋,层次线索,井井有条;一是直悟的,对于人生世相涵泳已深,不劳推理而一旦豁然有所彻悟,如灵光一现,如伏泉暴涌,虽不必有逻辑的层次线索,而厘然有当于人心,使人不能否认为真理。这分别相当于印度因明家所说的比量与现量,也相当于科学与艺术。“言为心声”,文学作品中也可以见出同样的分别。有一类文章是“想”出来的,有一类文章是“悟”出来的,“想”由于人力,“悟”由于天机。本来得之于“想”的就可以“想”去了解,把文章的脉络线索理清楚了,意思也就自然清楚;本来得之于“悟”的就必以“悟”去了解。“悟”须凭经验涵养的印证,工夫没有到那步田地,丝毫也不能强求,所以“悟”的文章对于莫明其妙的人们往往带有神秘色彩——禅宗语录是最显著的例。

就大体说,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“悟”的。它没有系统,没有方法,没有拘束,偶有感触,随时记录,意到笔随,意完笔止,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,各各自放光彩。由于中国人的思想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,长于直悟而短于推证,中国许多散文作品就体裁说,大半属于随感录。《论语》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典型,随便举几节为例:

子在川上曰:“逝者如是夫,不舍昼夜。”

子曰: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:“子如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?”子曰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!”

山梁雌雉,子路拱之,三嗅而作。子曰:“时哉时哉!”

北大人的智慧

这类文章大半文词极简洁而意味隽永，耐人反复玩索。虽是零碎的记载，各自独立，而汇集起来全盘看去，仍有一个一贯的生命，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作者的人格，许多零碎的话借作者的混整的人格贯串起来，终成一个整体，虽杂而却不至于乱。既是随感，题材便不必一致，或记人事，或谈哲理，或评人物，或论文艺，无所施而不可。中国许多著作都多少有随感录的性质。经部如《易》卦彖象辞，《曲礼》《檀弓》，《春秋》记言；子部如《老子》，韩非《说林》，《韩诗外传》，《晏子春秋》，刘向《说苑》；集部如杂说杂记笔记语录诗话之类有许多都是一时兴到之作。《论语》以后，取随感录的体裁而最成功的当然要推《世说新语》。这部书尽管是摭拾史乘，尽管是分类记录，而每条都可以独立自成一个新天地，如清泉秋谭，印心照眼，令人悠然起遐想。许多宏篇巨制，经作者精心结构，经我们读者仔细揣摩过的，往往只是一种功课，境过即忘；而这类零星感想却凭它们的简单而深刻，平易而微妙的力量渗入我们的肺腑，活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漫不经心的时会，突然在我们心里开花放光，令我们默契欣喜，这是随感录这一类文章的妙用。

西方思想本长于推证与分析，所以西方文学大半以结构擅长。讲结构不能不穷究本原，寻溯变化，推判终极，亚理斯多德在《诗学》里所以特申艺术作品要有头有尾有中段，那个似平凡而却紧要的教训。头尾全具，变化毕陈，篇幅就不能不延长，所以西方著作无论是哲学科学或是文学的，大半有两大特色：第一是篇幅长，其次是条理清楚。像一座建筑，它有一个架子，柱梁墙壁，门窗户扇，架得起也拆得开，令人望之一目了然，古代的史诗，近代的小说以及哲学科学名著都是如此。所以随感录这一类文章不能算是西方人的本色当行，但是西方心智的发展毕竟是多方面的。在思想方面，从古到今，直悟的复合的方式也并非没有卓越的代表人物。因此，随感录这一类文章还是有悠久的渊源与广泛的应用。如果把它们集结起来，成就也颇可观。

随感录在西方文中有许多名称，有时是“格言”(maxims)，有时是“隽语”(epigrams)，最早见而到现在还习惯用的是 aphorisms，意谓“简隽的断语”。这一种作品大半是判而不证，以简短隽永为贵，它起源于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提斯(Hippocrates)，他是当时的医学权威，曾结集一些经验证为有效而科学系统还不能容纳的事实，用简短的语句表达出来，就成为西方最古的一部 aphorisms。其中也有涉及一般人生的：

技艺悠久而生命短促。

性格即命运。

我们不能在同一河流里濯足两回。

醒者共有一个世界，睡者各有一个世界。

听得见的乐调是和谐的，听不见的乐调更和谐。

像这一类活现在已成为一般人的口头语。罗马人崇实用而喜词令，所以格言隽语也很受人欣赏，姑译数例以见一斑：

民主国由人民统治，但是所谓人民并非乌合之众，而是团体的集合，团结的主力是尊

北大人的智慧

法律,谋公益。

没有比所谓"平等"更不平等的。(以上西塞罗语)

国家愈腐败,法令愈滋章。恨我们所害过的人,这是人性。(以上塔西陀语)

到处都去过的人一处也没有去过。

小债成恩,大债成仇。(以上塞内加语)

要在愚人面前显得学问,在学问的面前就显得是愚人。

如果我们让妇女们和我们平等,她们马上就要占我们上风。(以上昆提利安语)

妻下于夫,这是平等婚姻的唯一路径。(马提尔阿利斯语)

一国的格言可以见出一国的国民性,罗马人最关心政治伦理,所以这方面的格言比较多。

格言贵在简隽,在产生时就有两重目的:一是实用的,经验之语取便于记忆的形式,可以做生活的指南;一是艺术的,本是平易近人的道理,因为表达的方式简短而隽永令人一听到就觉得喜欢,类似一般文学作品的欣赏。它仿佛是一种敷着糖壳的药丸,药取其可医病,糖壳取其甘旨适口,使人乐于接受。普通讲道理的话,尤其是关于道德生活的,最易流于平板枯燥。格言隽语的长处就在把平常的道理说得不平板枯燥。世界各国的道德家言大半取 aphorisms 的形式,用意都在便于记忆与便于流传。最显著的例子是希伯来民族的"箴言"(见《旧约》)和中国的"贤文"。

格言隽语本来都属于随感录一类,但是就一般而论,随感录比格言隽语较长,尤其在近代事例中,也比格言隽语较易见出作者的个性。最早的例子要推罗马皇帝马尔库斯·奥勒利乌斯(Marcus Aurelius)的《冥思录》,摘译数则如下:

我们所说所做的大部分都不必要,如果把这些抛开不说不做,我们就有较多的闲暇和较少的烦恼。因此,在每一时候,一个人应自问:"这是否属于不必要的一类呢?他不仅要抛开不必要的举动,还要抛开不必要的思想,免得有不必要的举动跟着来。

甲替旁人做了一件功德事,就以为这是一种恩惠而居功自喜。乙不居功自喜,心里却仍把那人看成受惠者,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丙连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,做了就算做了,如同葡萄结实。结了实就不追究其它,正如一匹马走完了路程,一条狗攫获了猎品,一只蜂酿成了蜜,一个人做成了一件好事,并不要叫旁人来瞧,而只往下做另一件好事,像葡萄到了另一个季节就结另一批果实。

人们找退隐的地方就到乡下别墅,海边或是山里,而你也常存这个愿望。但是这样做就足见这种人最平庸,因为无论什么时候,你都可以自己作主,退隐到你自身里面去。一个人退隐到自己的心灵里去,比退隐到任何地方都比较清静,较不受尘忧俗累的侵扰,尤其是他的内心里如果有一种思致,省察那种思致就马上踏进完全静穆的境界。所以你要时常让你自己有这种退隐,时常更新你自己;并且你所想的道理须是简而要,每逢你回头去省察它们,它们就够把你的心灵完全洗净,把你送还到你须回去应付的事情上,丝毫不存一点不乐意的心情。

北大人的智慧

从这几个例子看,作者在心理原型上是属于"内倾"的一种,欢喜朝自己的内心里面去看。他的这部《冥思录》开头就说明白是"为自己写的",本无心问世,所以不存客套,自言自语似地把心事话说出来。这种作风已开近代日记体的先河,它的特点在切己或亲密,(intimate)后来在比较近代的随感录一类文章中日益显著。

(原刊 1948 年 4 月 19 日天津《民国日报·文艺》第 122 期,署名朱光潜,收入《朱光潜全集》第 9 卷,1993 年 2 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。)

随感录(下)

——小品文略谈之二

朱光潜

人类思想和语文都逐渐由简朴而繁富，随感录一类文章的特色在简朴而隽永，所以古代人只要寥寥数语就可以了事。不过近代人也有一个特殊倾向，宜于在随感录方面发展，就是他们比古人较锐意求精巧，不惜钩心斗角雕章琢句，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才智，一方面博取听者的惊心动魄。在欧洲，这倾向在第十七八世纪的法国最为显著，法国人承继拉丁的“清晰”的理想，思想最尖锐而语文也最灵活，思想尖锐的人们最容易窥探深心的秘奥，也最容易取刺讥或打诨的态度，本着这种民族思想与语文的特性，法国人比较会把一个道理或一种心情轻描淡写地表达出来，显得既委婉(elegant)而又有锋芒(pointed)，在十七八世纪，法国社会在客厅里聚谈的风气很盛，一个人能否成功成名颇要看他在客厅里话谈得漂亮不漂亮，所谓漂亮并非指滔滔雄辩，而是指微妙精巧，耐人寻味，话不在多，却要实在能动听，这恰是随感录一类文章所要做到的，而法国人对此在客厅谈话中都有娴熟的训练，所以随感录在近代法国特别成功，法国人也替这类作品奠定了一个极恰当的名称，这就是 pensees，意谓“所感想的”，提起这个名称，我们当然要想到帕斯卡尔(Pascal)，在他以前，蒙田(Montaigne)已经写过一些近似随感录的文章，不过篇幅较长，归到“试字”(essay)一类较妥。帕斯卡尔才是法国随感录体裁的真正的典型，现在摘译数则以见一斑：

人愈有智慧就发现愈多的优异的人，平常人见不出人与人的分别。

莫说我没有新鲜话可说：材料的处置总是新鲜的，好比玩手球，你和我们玩的同是一个球，可是我把它摆布得比较好。

自然本色的文章风格令人惊而且喜，因为人本来指望看见一个作家，所发现的却是一个人。